

縈繞耳際」，人們「既可以使青春永駐，也能夠讓憩境到來；既可以工作，也能夠休息；既可以得到快樂，也能夠宣瀉悲傷，一言以蔽之：人們能夠生活」。<sup>46</sup>具有關鍵意義的是：在巴特的莫扎特作品解釋中，人們聽到的正是莫扎特音樂本身所表現的「高於否定（樂音）的肯定（樂音）」。<sup>47</sup>

這一切只是神學的美化？也許是。但微乎其微，因為其他人也如此聽莫扎特音樂。當然，假如一個人自身在其本已深層之中是完全另外一種情緒，他必然聽不懂，也必將聽不懂莫扎特音樂。即便莫扎特音樂也不可能帶給思想迷誤和精神混亂的人以和諧與美，也不可能讓一個憂鬱者露出笑容，儘管咯咯大笑的莫扎特最後甚至許諾救助黑塞的「草原狼」。《草原狼》甚至還談到一種往往被埋沒的「金色的上帝的踪跡」<sup>48</sup>，談到在這個愚蠢而荒誕的一生中的「上帝踪跡」<sup>49</sup>。這使我不由提出另一個問題：在聽莫扎特的音樂時，聽到的僅僅是存在之虔誠或者造物之虔誠一類的東西呢，還是不止如此？也許此一奧秘隱藏得更深？

## 六、幸 福 感

顯然，莫扎特音樂不像巴赫的音樂那樣包含着信仰福音，不像貝多芬或布魯克納的音樂那樣表達生活信念，更

46. 巴特：《莫扎特》，第 11 頁以下；本書 22 頁。

47. 參閱巴特：《教會教義學》，卷Ⅲ/3，第 338 頁。

48. 黑塞(H. Hesse)：《草原狼》，1927，載：《黑塞全集》卷七，法蘭克福 1970，第 370 頁。

49. 《黑塞全集》卷七，法蘭克福 1970，第 211 頁。

不像李斯特或者瓦格納的音樂那樣是一種標題音樂。莫扎特即便在他的歌劇中，即便在他的《魔笛》中也不願進行說教或者宣講道德。所有這往往相互矛盾的一切，全都是人們穿鑿附會地強加給他所使用的調式，尤其是 Es 大調和 g 小調！莫扎特首先想到的是——對於歌詞，十分挑剔的他並非總是有選擇的自由，而一些歌詞往往又單薄得可憐——讓人聽到音樂，他利用一切旋律與和聲手段以「表現力」(Expression)譜寫音樂：音樂是他的一切。果真是他的一切？

某些莫扎特音樂解釋家直至今天仍然無法理解，莫扎特在他母親逝世之後、在他父親逝世之後，怎麼會很快便能夠按照日程繼續作曲，難道這只是少憂寡慮？<sup>50</sup>只是日程壓力？只是音樂迷狂？或者，這是「宿命論」的表現（希爾德斯海默語<sup>51</sup>）？不過，試問莫扎特果真是宿命論者嗎？他最後三部偉大交響曲真的在音樂史上第一次表現了「一種批判的世界觀」<sup>52</sup>？莫非這是一個患現代病的藝術家的表現？

在這裏，我必須再次提出上文談到的一個事實，只是開始時多以小調而現在則更多地以大調來進行討論罷了。按照莫扎特的說法，不論托馬斯合唱隊隊長，還是（被他尖刻地稱之為「不敬神和死硬的無賴」的<sup>53</sup>）伏爾泰都沒有

50. 莫扎特於一七七八年七月三日從巴黎寫的一封令人震驚的信與此一說法恰恰相反，這封信是給世交布林格(A. Bullinger)的，他請他盡可能徐緩地告訴他父親關於母親去世的情況，見《書信集》卷二，第 309 頁以下。

51. 希爾德斯海默，第 86,204 頁。

52. 蘇波尼克(R. R. Ssbotnik)也步希爾德斯海默的後塵，參閱上引塔魯斯金的文章（注 38）。

53. 莫扎特：一七七八年七月三日（母親離世的一天）從巴黎致父親的信，載：《書信集》卷二，第 389 頁。

真正理解這個事實。在他看來，新教徒，甚至懷疑論者對此也不可能完全理解，這個事實就是：大公性(das Katholische)。大公性在此不再被理解為「天主教主義」(Katholizismus)，不再被理解為機構，不再被理解為以教條主義和道德主義為其標誌的教會權力。對於所有這些，莫扎特的確是絲毫不理解的。大公性應被理解為並非毫無新教意味、經過啓蒙的大公品格(Katholizität)，它植根於對上帝本身的充分信賴。「我請求你，你要信賴上帝，他一定會做這件事的」，父親利奧波德在給他二十一歲的兒子的信中如此寫道<sup>54</sup>。這表達了一種具有許多世紀之久的傳統宗教信念，這種信念對天主教徒而言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這是對上帝、對上帝旨意和永恒的生的信仰。對於這種宗教信念，莫扎特完全無需嚴格按照路德的方法在堅持不懈的良知鬥爭或者良知痙攣之中不斷重新獲得。它甚至對現代宗教批判也具有相當強的免疫力。當然，它與對僧侶和教會的宗教的諷刺，最終與人道主義的共濟會理想也是一致的。總之，它超越樂觀主義與非樂觀主義，是一種真正大公性的信念，即——我現在引用聖經的話——「對所盼望者的信心，對所不得見者的確信」。這便是《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第一節對信仰所作的概括，它在今天無疑會為具有普世教會思想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所一致肯定。

所以不難理解，既不是和諧恬適的上帝寵兒、亦非鬱鬱寡歡的憂傷多愁者的莫扎特幾乎沒有考慮過「生命的涵義」和「人在塵世間的使命」這兩個問題<sup>55</sup>，至少從我們現在所能得到的文獻看是這樣。這是宗教性冷漠情感的

54. 利奧波德·莫扎特：1771年10月18日人薩爾茨堡致兒子的信，載：《書信集》卷二，第75頁。

55. 希爾德斯海默，第325頁。

表現？非也！毋寧說，這表現了可謂理所當然地教授給每一個薩爾茨堡孩子的東西，即表現了對天主教之虔誠的信仰態度。少年莫扎特主要是從他信仰誠篤而同時富有批判精神的父親那裏接受了這種虔誠信仰態度的。利奧波德·莫扎特——他至少接受了耶穌會士整整十二年的教育並在學習一年神學之後取得哲學學士學位<sup>56</sup>——以天主教信仰教育他的兒子，傳授給他宗教知識。而在他發往巴黎的信中，甚至還不厭其煩地提醒成年的沃爾夫岡遵守教會實踐（做禮拜和懺悔）。毫無疑問，這便是莫扎特的堅定信仰態度和他恪守一種——在理論上他幾乎未曾做過反思的——生命涵義的根源之所在。而此一生命涵義便表現在那個基本教理問答手冊上的問題之中並從這個問題之中得到解答：「為甚麼在塵世間創造了人？」這個問題給予當時和今天的某些人一個終生受用的回答，它雖然在生活的困厄之中一再受到挑戰，但卻永遠不會真正為人們所放棄。

這類教理問答手冊在莫扎特時代當然也是有的。譬如，學問淵博的教士和教育家帕爾哈默就曾撰寫過一部題為《歷史教理問答》<sup>57</sup>（一七四九）的教理教科書。這位帕爾哈默博士是莫扎特一家的老相識。他是莫扎特一家於一七六八年九月十二日造訪過的那家孤兒院的院長；也就是在這家孤兒院，年僅十二歲的沃爾夫岡·阿馬德烏斯首先演出並親自指揮了他的第一部偉大的彌撒曲，即那部著名的c小調《孤兒院彌撒曲》（KV139），時間在一七六八年十二月七日。當然，在整個奧地利以及在薩爾茨堡當時廣為流

- 
56. 參閱曼卡爾（J. Mancal）：《利奧波德·莫扎特（1719-1787）——一個奧格斯堡人逝世二百周年紀念》Augsburg 1987，第1-23頁。
57. 參閱帕爾哈默（J. Parhamer）：《歷史教理問答——聖經故事中的基本信仰與道德學說》，Wien 1749。

傳的一直是坎尼修斯的經典性的《基督一天主教城鄉通用教理教科書》，在這本書中，關於為甚麼創造了人這個基本問題的答案是：「為了他認識、讚美、敬仰、熱愛、侍奉上帝並因此而永遠幸福。」<sup>58</sup>

由此人們可以理解，這是一種涵義多麼深刻的上帝信仰。如果說莫扎特甚至在他父母去世的情況下——這對於他並非「命運打擊」和令人沮喪的「生命休止」，而是「天意安排」——似乎沒有多麼深的悲慟，那麼這並不是非宗教性的「宿命論」。他認為這是上帝使命。誠然，莫扎特經常將「我的上帝」、「啊，上帝」——令人遺憾的是至今到處仍然流行——作為口頭禪使用，他根本不關心上帝概念的定義，正如他不理會愛的定義那樣。但是，當他在母親於一七七八年七月三日去世後寫信給他父親說他因他「全身心充滿信賴地聽命於上帝的意志」<sup>59</sup>，而「感到寬慰」的時候，誰能說他這話不當真呢？

他於一七八七年四月四日，即在他自己死前四年，在給他病勢垂危的父親的一封信中承認：「……我每天上

- 
58. 坎尼修斯(P. Canisius)：《基督-天主教城鄉通用教理教科書》，Graz 1722，第2頁。對於人怎樣相信、期待和熱愛這個唯一的、至高無上的上帝威權問題，答案說：「人應經常發自肺腑地說：啊，我的上帝！你是至高的善；你是唯一的、全能的、永恆的上帝！你是萬物的創造者：一個以其業績裁決、獎罰一切人的公正上帝。啊，我的上帝！我信仰你，我期待你，我熱愛你，我願為你侍奉，只要我一息尚存，我願永遠在你身邊。」在此謹向因斯布魯克大學神學院教理學與宗教教育系的布蘭德爾(R. Brandl)博士致謝。感謝她為我提供了這份資料。
59. 莫扎特：一七七八年七月九日從巴黎致父親的信，載：《書信集》卷二，第394頁。他的父親利奧波德在晚年也曾回憶到他失去最早三個孩子以後的艱難時期，他當時的心情與莫扎特相似：「我忍受這一切既成事實。我總是在想，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一下我們人對上帝，對我們的鄰人和對我們自己所應盡的責任和應懷有的愛的話，便會發現，上帝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按照他的神聖旨意對待我們的。」（同上，第38頁）

床前都要思忖再三，也許我——儘管我如此年輕——第二天將不復存在，所有那些認識我的人中不致有哪一個人會說，我在與人交往中快然不悅或者心情悲傷。為了這一種幸福感，我永遠感激我的創造者並由衷地祝願我周圍的每個人都能得到這種幸福感。」<sup>60</sup>

可見，如果認為莫扎特在創作偉大而未完成的 c 小調彌撒曲之雄渾的《慈悲經》、《榮耀經》或者《聖哉經》時宗教上是毫無或者只有些微感受的，這不僅不符合這種將每一個詞都表現得淋漓盡致的音樂的非凡質量和力度，而且也與他從未否認過的——儘管具有共濟會啓蒙思想的——天主教信仰相矛盾！

他在內心深處究竟是如何憑靠這種天主教信仰而生活的，這在那次為希爾德斯海默所忽視，而巴特也僅僅略為提及的與萊比錫托馬斯合唱隊隊長多勒斯——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學生——的談話中表現得很清楚，這次談話時間在一七八九年，即他死前二年<sup>61</sup>：

「您完全感覺不到『上帝的羔羊，你洗卻世上的罪，請賜予我們和平』這些話所要表達的內容」，——據說莫扎特如此批評這位「開明的新教徒」，接着他談到他的宗教經驗，他說：「但是，如果一個人自童蒙時代——像我一樣——就被領進我們宗教的神秘聖殿；如果他期待着——這時他還不知道他那朦朧而又急切的情感意欲何往——懷着滿腔激qing期待着彌撒開始而又根本不明白他要求得到甚麼，然後，他輕鬆地站起來走出去，而又並不知道他得到了甚麼；如果他歌頌那些在動人的《上帝

60. 莫扎特：一八七八年四月四日從維也納致父親的信，載：《書信集》卷四，第41頁。

61. 洛赫裏茨（參見注 18），第 494 頁以下。